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救荒活民書卷上中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救荒活民書　　政書類三　邦計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救荒活民書三卷宋董煟撰煟字季興鄱陽人紹熙五年進士嘗知瑞安縣是書前有自序謂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救荒之策下卷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為法戒者書中所敘如以常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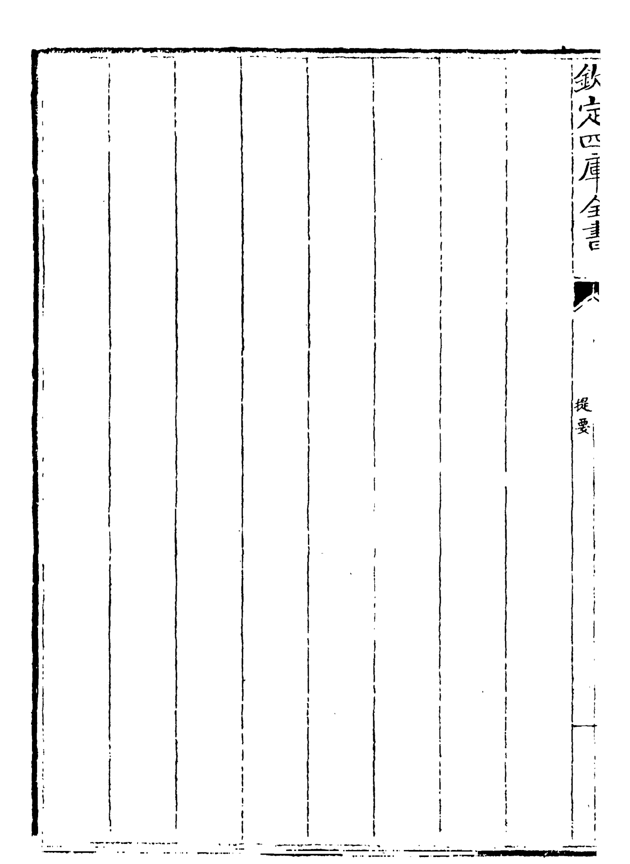
始自隋義倉爲始自唐太宗皆不能遠考本原然其載常平粟米之數固隋書所未及志也其宋代蠲免優恤之典載在宋史紀志及文獻通考續通鑑長編者此撮其大要不過得十之二三而當時利弊言之頗悉實足補宋志之缺勸分亦宋之政令史所失載而此書有焉他若減租代種淳熙恤災令格皆可爲史氏拾遺而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

與本傳相參證猶古書中之有裨實用者也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救荒活民書原序

臣聞水旱霜蝗之變何世無之然救荒無術則民有流離餓莩轉死溝壑之患臣不才幼嘗竊慕先朝富弼活河朔飢民五十餘萬私心以為賢於中書二十四考遠矣因處閭閻熟覩民間利病與夫州縣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異時獲預從政願少攄活民之志於是編次歷代荒政釐為三卷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則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

鑒可戒可為矜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
然半生竒蹇晚叨一第而憂患薫心齒髮踈落深恐蒲
柳之資不任風雪則臣之素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呈
伏望聖慈萬幾餘閑俯賜乙夜之覽儻或可備採擇乞
賜睿旨頒行州縣庶幾上助九重恵澤黎元之萬一云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從政郎臣董煟上進

救荒活民書卷上

宋 董煟 撰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煟曰唐虞之時國用尚簡上之人取於民者甚少

凡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飢之際特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財竭則通融有無須上之人有以考之然規模淺陋者猶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懋遷之意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宫室崇歟婦謁盛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

熠曰公孫弘以湯之旱為桀之餘烈遂有以啟武

帝之玩心大抵天變如父母之震怒為人子者知其雖非在已亦當恐懼敬事以得父母之懽心成湯聖人平時豈有此六事然必一一以為言者所以見其敬天之至也况未至成湯者可不自責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關市不譏也）七曰眚禮（凶荒殺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蕃讀為藩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也）十有二曰除盜賊

熠曰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其首今之郡縣專促辦財賦而諱言灾傷州縣之官有抑民告訴者檢視之官有不敢保明分數者非不識古人活民之意顧亦迫於諸司之征榷有所不暇計慮耳然以生民社稷為念者忍無策以處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熠曰謹按注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疾疫也移民者辟災就賤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梁

王移民粟之舉正得周禮救荒之遺意而孟子不取者非不取夫此也特譏其平居無事不能行仁政徒知罪歲而已耳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賔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熠曰今之義倉誠得遺人委積之遺意然散貯於鄉里郊野縣都之間故所及者均遍比年義倉專

輸之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今有仁人

在上安保其無復倣此意而行之者乎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

天子食日舉以樂

熠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民通爲之計固

非獨豐廩庾而已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意忘先王

子愛之心所蓄粮儲惟計廩庾不知國富民貧其禍尤速令州縣有常平倉有義倉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倉豐儲倉州倉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歛繁重民間實無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發馴致積為埃塵盍亦講求古人凶年通財之義乎

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詩曰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

牲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煟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說者謂慰安人心然山川禱祠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切至於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非當時有實惠及民安能如是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絶

煟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之月盖蠶麥未登正宜行惠非特饑荒之時方行賑濟而已

隱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莊二十八年冬飢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

熠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然同盟之國猶有救患分災之義未嘗遏糴也今之郡縣不知本原但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視春秋列國為有愧矣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

糴於齊於是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熠曰饑荒之年古人雖鬯圭玉磬皆不敢惜猶以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飢荒内帑之積軍旅之外本支凶年若吝而不發誠未考古耳

僖十二年冬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十四年秦飢乞糴

於晉晉人不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熠曰春秋於諸侯無書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

貶絶之也春秋之世王道不絶如綫一閉糴而聖

人誅之本朝列聖視民如傷屢降詔旨不許諸路遏

糴坐以違制而邇來官司各專其民輒違上意此

皆講求未至耳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

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

煟曰有無相濟真救荒之良法今州縣各私其民官司各私其職莫肯通融異縣貯儲不恤鄰邑哀哉

春秋之時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為上卿宋饑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熠曰子皮子罕為二國之卿固與宰天下者大相遠不知其惠之所及者能幾而天之祐善罕氏遂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宋蓋亦傳所謂天灾流行國家代有行道有福者理必然耶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熠曰李悝之平糴壽昌之常平其源蓋祖於此令之和糴者務求小利以為功殊忘歛散所以為民之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熠曰聖賢救荒大抵以寛征薄賦為先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葵丘之會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爓曰趙岐注云無曲防無曲曲意設防禁也無遏糴無止糓不通隣國也然必當時已有遏糴之患故

齊威因諸侯之會而預戒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廼以王政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愲曰人君平居無事橫征暴歛不能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一遇水旱雖移民移粟孟子以為不知

本

李悝為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

一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二百石　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熠曰令之和糴其弊在於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為市所為患者吏胥為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賠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於民

以逃曠責是其為糴也烏得謂之和哉至於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為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漢食貨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焉誠哉是言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業作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饑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

熠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免民

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後元二年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熠曰謹按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

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及於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古人救荒之遺法所以與文帝並稱為賢君歟

晁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熠曰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貴者財用所得者人心令錯謂腹饑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贄得之

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時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德澤加於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熠曰國家賑濟之賞非不明白五千石承節郎進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進士補上州之學然近年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焉

武帝時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熠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識見施為與俗吏固不同也黯時為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掣顧望不敢專決視黯當内愧矣

元封元年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熠曰桑弘羊領大農作平準之法於京師令遠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盡籠天下之貨

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萬物不得騰踊民不益賦
而天下用饒當時議者猶欲烹之謂奪民之利傷
和氣也今民利無遺矣而聚斂之臣默思弘羊可
烹之語可不寒心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議欲徙流民於邊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切責
之
熠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勞來乃欲徙之於邊固

非良策頋乃切責宰相武皇救荒之術疎矣本朝

富弼青州賑救流民規畫過於漢家遠甚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饑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煟曰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其通融有無不滯於一隅與近來州縣配抑認米賑糶有間

矣是時師旅宫室百役並興而憂民之心其切如此武帝所以異於秦皇也

宣帝五鳳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熠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時亦不及於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葢非漢唐之所能及也

元帝即位大水齊地饑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熠曰鹽鐵可罷而常平不可罷但矍革其弊可耳令乃遽罷之過矣元帝之失豈特優柔無斷歟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煑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又令饑人掘鳬茈食之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十七八

熠曰木豈可煑以為酪莽之規模如此其即日敗

亡也宜哉

後漢建武六年春詔曰往歲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其令郡國有穀者稟給永興二年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煟曰飢年食蕨根煮野菜拾橡子採聖米凡可以度命之計者隨所在而為之無遺法要是上之人當有以通融之使下無遏糴抑價閉糶之患斯為上也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稟之永初二年遣光禄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兖二州稟貸流民

熠曰近歲温台衢婺流民過淮甸者接踵於道衢冒風雪扶老攜幼狼狽者不可勝言而為政者不聞其留意者不過張榜河渡勸抑使還豈知業已破蕩歸無自安之路矣回視所過郡國皆稟之者寧不愧哉

魏黄初二年兾州大蝗歳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五年兾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六年春遣使者廵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之

孫權赤烏三年民饑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兖州水遣使賑恤

熠曰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達故遣使若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者所過無

煩擾本朝諸路置使一有水旱而諸司悉以上聞

矣此其享國之長所以過於前代

隋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煟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久不發化為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近有臣寮奏請慮立法太重而上下蔽蒙虛文為害乞令州縣各具見在常平錢米實數與提舉司差官盤量檢點

自今日以後不許他用而盡赦其日前支移之罪

庶幾緩急之際不至有誤其說似可行也

唐太宗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

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

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

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煟曰蓄積藏於民為上藏於官次之積而不發者

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

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久不支動化為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關中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其略曰若使百姓豐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熠曰王者以得民為本凡此舉動皆足以得民之

歡心太宗真至治不世出之主哉

畿内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灾

熠曰太宗存心愛民觀其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之語其愛民之心真切如此宜其一念感通蝗不能為害也

太宗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費散餧死相食不可勝紀自陛下即位京城兩京置常平雖頻少雨澤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

熠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當時府縣配戸督限

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賦稅號為和糴其實害民令之和糴者可不鑒懲此弊乎

大歴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教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熠曰代宗斯言真得人君之體然今之縣令孰無愛民之心顧惟一有荒歉縣道固難支吾矣而上

司責令賑救供報紛然費擾不一又有使者不測
巡按吏輩誅求小不滿意則妄生事端由是月樁
月解愈難辦集今須上官先灼見此弊上下同心
勤恤民隱可也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免租京兆尹韓臯慮府帑已空
奏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愲曰旱傷所當賑恤儻不蠲租則催科日逼而民
必思亂其禍有不可測者韓臯之貶也宜哉

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

煟曰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謂之作民父母當以斯民為念憲宗云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非惟識人君之體正與洪範父母之意合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為姦

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為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即命速蠲其租

熠曰陸贄論江淮水旱有云流俗多狥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其惡聞即小其事斯言正與李絳合

咸通十年陜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蕘

熠曰水旱災傷而不知以民為念其禍必至於此

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若堯者失其所以為民之義矣安知輔上之德哉

懿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龎勛反附者六七萬人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麵槐葉為虀乾符中大旱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饑死而唐祚遂亡

㷧曰當太宗時元年饑二年蝗三年大水上憂勤

而撫之至四年而米斗四五錢觀此則知廣明之

亂雖起於饑荒之餘亦上之人無憂民之念耳蓋

天下非有水旱之可憂而無水旱之備者為可懼

同光三年大水兩河流徙莊宗與后畋遊是時大雪軍

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延英

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

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

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上曰適得魏王報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盡給爾等曰與之太晚得之亦不感恩

熠曰嘗考周人財用之制有內府以受其藏有職內以受其用宜可以縱一人之欲然天子無私藏王后無移用者以冢宰制財用之故歲荒民乏則權或薄征或散利皆可以通融筭有無天子斂其財特以為天下之用而吾身無與焉自漢人以私

藏歸之少府專供上用後世因之為私有於是民
雖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内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内
庫所蓄欲損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蓋流
弊之極有如莊宗者可不鑒哉
國朝建隆元年遣户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
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可貸於民至秋復收新
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歲若荐饑惡所收取
執任其咎帝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

樂而致豐年豈復有水旱耶帝即命發廩貸民

熠曰聖主所為其英謀睿斷自有出人意表者敬

觀太祖皇帝不惑羣議發軍儲以救民飢真得通

融有無以陳易新之術

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

租不俟報

熠曰歲之灾變旱傷至易曉也歷時不雨孰不知

旱旱則命長吏上聞而蠲其租何必俟報臣見今

時州縣或遇灾傷兩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量減租入之數所得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為法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内郡民為種有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廪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

焨曰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孟子曰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聖人

貴人賤物如此饑荒之年其忍以菽粟給馬哉

祥符中澶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真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矣朕以災沴蠲租正為貧民下户豈以多少為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熠曰自田制壞而無并之法行貧民下户極多而中産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狽無策秖有流離餓莩耳今真宗以災沴蠲租正為貧民下

户此非聖謨宏遠灼見閭閻之病乎

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

熠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留以備賑濟則常平義倉無所吝惜可知矣然則祥符之詔可不端拜而大書乎

仁宗初即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賤糶以濟貧民慶歷元年十一月以

京城穀價湧貴發廪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貧民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米減價以濟貧民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糶以濟貧民毋得収餘利以希恩賞

熠曰昔蘇軾論救荒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斗若乘艱食之際便行減價出糶平準在市米價則人皆受賜亦可免流移之灾此外更無長策若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無救於饑饉其俵散之利所及

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也觀此則知蘓軾所論真得祖宗之遺意但當推行村落尤為盡善盡美耳

仁宗嘗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遣使安撫始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之

熠曰李沆為相每奏對嘗以四方水旱盜賊為言

范仲淹為江淮宣撫使見民間以蝗蟲和野菜煮

食即日取以奏御乞宣示六宫非特下情當上達亦誠相業所當為也

天禧元年四月濮州俟日成上言本州富民儲蓄斛㪷不少近來不住增其價直乞差使臣與通判點檢逐户數目量留一年之費外依祥符八年秋時每斛上收錢十五文省盡令出糶以濟貧民詔只依前後勅旨勸誘出糶餘不得行慮擾民也

煟曰富民有米本欲糶錢官司迫之愈見藏匿須

當有術以出之其術謂何臣於勸分抑價篇論之詳矣然則祖宗不從日成上言真識大體

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司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閑田處之並令所過日人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降是詔

熠曰境外之民一遇饑歉流徙過界仁皇尚且賑救之聖度廣大如此況同路同郡之民為守令者

其可不加意乎

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七月命三司刑部郎中鍾離瑾為河北安撫使仍詔瑾所至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瘞埋已檢放稅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全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為給遣坊監亡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

繫獄囚委長吏從輕决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

經畫以聞

熠曰祖宗救灾非特旱傷禱祈蠲減而已凡大水

卒然而至漂蕩民廬浸濕官廩其賑恤經畫之方

尤為詳悉真可端拜為矜式也

慶歷四年二月遣内侍齎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陝西博

糴穀麥以濟饑民

熠曰水旱先發常平賑糶義倉賑濟度其不足則

預覔度牒借內庫錢於豐熟去處循環糴糶以濟饑民祖宗未嘗吝惜令爲守令者不知典故惟以等第科抑使出米賑糶不知饑荒之年中産之家自不給足安能有餘賑糶哉

慶歷七年以旱避正殿詔中外臣僚指陳當世切務又下詔曰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咎於人不若降災於朕辛丑祈雨炎日却葢不御是歲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㫖紘謂吏曰國家置義倉本

慮凶歲令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乃褒之

熠曰楊逸為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韶為嬴長他縣流民入界韶開之乃開倉賑救主藏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歉祖宗每遇水旱憂懼如此今絃不俟取旨而發義倉誠得二子之用心

仁宗每見天下有奏災傷州郡必加存恤嘉祐中河北

蝗澇時霸州文水縣不依編勅告示灾傷百姓狀訴及本州不以時差官檢視轉運以為言上曰朝廷之政寄於郡縣郡縣之政寄於守令守宰之官最為親民民無災傷尚當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為管理豈有心於恤民乎主簿趙師錫罰銅九斤司戶晁舜之録事參軍周約判官馮泌各罰銅八斤通判王嘉錫罰銅七斤知縣雷守臣衝替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熠曰祖宗之時州縣災傷不時差官檢踏雖主簿
司户至微之官姓名亦徹於上至勞聖斷責罰可
見下情無壅聖主留意饑民如是也
熈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
懇惻盡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地力亦荒政急務宜即
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
累年豐稔今之旱暵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
聖慮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有所

未修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恤

熠曰神宗皇帝每遇水旱憂見容色至云此豈小事聖主憂民誠篤如此社稷安得不乆長哉

熈寧閒京師乆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熠曰謹按是時韓維知制誥京師旱上曰天乆不

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災傷損膳避
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近日畿内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
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罹
此苦願陛下發自英斷過而養人不猶愈於過而
殺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詔
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更
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饑民六月

詔常平倉司衛州封樁糧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户
熠曰以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濟饑民此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饑歲上户力厚可以無饑下户賑濟粗可以免饑惟中等之户力既不逮賑又不及最為狼狽今以數萬石貸中等户國家救荒允愜人情如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令

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並聽保結經所屬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輒強遂

熠曰近年江浙流移之民過淮上者接踵於道暨至失所悔恨欲歸無策憂愁而死者不可勝數然則熈寧之詔州縣宜倣之以為法

熈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闕食農之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為盜者多實可矜閔若不優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擒捕陷

溺其良民扠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户聽差待闕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賑濟道殣無主官為収瘞之

熸曰凶年饑歳細民得錢亦可糴置他物以充饑腸神宗詔發常平錢并省倉米等第給散葢慮米不給足而繼之以錢真得救荒之活法然國家所失者財用而所得者人心陸贄之言惟神宗得之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遏糴以私境内殊失恵養元

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熠曰嘉祐四年詔諸路運司凡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至此復有是詔非州縣不能奉行蓋俗吏識見淺狹者多也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御批大水飛蝗為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保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

熠曰水旱檢放止免田租而已今御批欲與免稅

政合唐人免調之意高宗真中興聖主哉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拯濟事高宗曰拯濟為貧
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
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
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霑實惠矣
㥯曰賑濟當及鄉村嘗於義倉論之詳矣然嘗聞
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
研曰蜀中百家為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

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令有五母雞一母

䕺牀上有百錢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説於

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

村落其獘如此高宗論拯濟謂幽僻去處亦分委

官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者歟

紹興間户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

樁一百萬石别廪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収糶號

豐儲倉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水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

熠曰豐儲乃上供所餘本備水旱助軍食耳後之

經國用者倘遇水旱可不明立倉之本意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户積

欠宰執擬令户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便於

内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爾本是民

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

熠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不以私藏為意也高宗撥

内庫錢除被水下户之積欠且曰本是民間錢却

為民間用復何所惜真王者之度歟

紹興戊寅户部侍郎趙令衿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恐失預備上曰逐郡自有米數若量糶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糴亦何所損

熠曰義倉本民間所寄在法不當糶錢但太陳腐則不可食高宗令椿其價次年復糴與今之糶錢移用者有間矣

紹興間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州縣奉行不虔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救可令監司檢視實數補還侵失

熠曰屢言義倉本民間以義揞率寄之於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為已物吝而不發也高宗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令檢視實數補還侵失大哉王言矣

孝宗乾道御筆有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時諸處

賑濟多止及於城郭而不及鄉村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

熠曰韓愈詩云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我欲進短策無由到丹墀聶夷中亦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羅綺筵只照逃亡屋葢傷上之人不恤下也今孝宗慮賑濟未均不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來豈有下情之不上達哉

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畫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餘石

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并截留在州樁管上供米三萬石及獻助米二千石并立賞格勸諭上户出米措置賑糶知饒州王秬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糴米麥之類得旨依江州旱傷亦措置撥本州義倉米四千餘石又截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勸誘到上户認糴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截留贑州起到一萬石賑糶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糴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萬石吉筠等州見起赴建康府米八萬餘石樁管米六萬七千

餘石

㥜曰救饑截留本州樁管上供及借會子收糴米麥賑糶皆所當行然非主聖則事多齟齬孝宗以天下生靈為心略無難色然則萬世人主宜以為法也

乾道九年詔江淮閩浙或荐告饑意者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朕將即官吏勤惰行殿最各殫厥心毋蹈後悔

熠曰水利凡農民之與稅戶自知留心不待上之人加勸而後始興也但農夫每患貧而無力稅戶雖助之然工用終不堅實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意者亦留意於斯歟

淳熈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

熠曰當歛歲民窮於財而百事減省課利場務安得如舊臣竊覩本朝熈寧八年灾傷最甚放苗米

一百三十萬石而酒課虧減亦六七十萬餘貫此可槩見自高宗中興之後陳亨伯等議立經總制窠名而大抵多出酒税茶鹽與夫税賦之所入自紹興三十年臣僚建請始為定額行下諸路提刑司每歲如數拘催不管拖欠其發納有限其趲辦有賞其違欠有罰自立額之後至凶年饑歲而有司督辦益峻而民始以為病矣孝宗著入令中而州縣雖遇災傷不開舉行盖不知本末源流也

淳熙九年兩降指揮諸路官司不許遏糴多出文榜曉諭如敢違戾令總司覺察申奏

熠曰本朝列聖一有水旱皆避内殿減膳徹樂或出宫人理究獄此皆得古聖人用心孝宗尤切惓惓焉宜其享國長久恩德在人雖千百世而未艾也

救荒活民書卷上

救荒活民書卷中

宋 董煟 撰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於有力之家又遏糶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則亦庶乎其可矣至於檢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鬻爵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内庫之類又

在隨宜而施行焉

常平

熠曰常平之法專為凶荒賑糶穀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害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窖匱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實亦不過文具而已自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道兊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

甚患之然則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臣前
於李悝後於和糴篇論之詳矣但官司糴時不可
籍數定價須視歲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
升高於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患人之不競售
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
私家理財規式處之則失所以為常平之意矣
一常平法本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
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

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無歲不糴也近來熟無所糴饑無所糶其間有司之吝閉為埃塵良可嘆息

一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於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旱傷去處州縣仰一面計度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糶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糶其獘在於不能遍及鄉村今委隅官里

正監視類多文具無實惠及民宜倣富弼青州監散米豆之法變通而行之但水脚之費般運之折無所從出故縣不敢請於州村不敢請於縣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每升增於官中所定之價一文以充上件糜費則自無折閲之慮矣何患賑糶之米不能徧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歷零賣以防近上户人頻買興販之弊
一紹興庚午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常平以待水

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侵用若臨時貸於積穀之家徒為文具無實效也

一昔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貧民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収而此聲一布貧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此條將常平斛㪷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㪷在市自無壓下物價境内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

法莫良於此臣謂蘇軾之法止及於城市若使縣鎮通行方為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此又為政者所當知

一或謂減價出糶官廩以壓物價固善矣然饑荒之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臣曰不然元祐元年四月左司諫王巖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湧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闕米人户每户不得過三石

其糶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於無米即此例前賢行之甚多玆不再舉

義倉

爣曰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遽有德色哉謹按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言諸州立社倉於當社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収積遇歲不熟則均給之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隋開皇置天下社

倉終文皇得無饑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横歛宜下有司具爲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税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無慮六千三百七十萬餘石長慶大中以來約束既嚴貯貸不絶至於五代因之以饑饉加之以戰伐而義倉不得不廢矣慶歷間王其上言以爲舊事久廢當酌輕法以行之如唐田畝之税其費太重永徽中别頒新格自上户以降出粟又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

五等以上於夏秋正稅之外每二㪷納一升隨常賦以入各於州邑擇其便地别置倉以儲之領於本路轉運司令天下大率取一中郡計之夏秋正稅粟麥之屬且以十萬石為率則義倉米一中郡歲得五千石矣若大官斗扠一升則又倍之一㓮天下所入之廣乎使仍歲豐熟捐有餘補不足實天下之利上於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所以為斯民所寄之物矣

一義倉合於民間散貯遠都擇人掌之如社倉之法令輸於州縣非也蓋憔悴之民多在鄉村於城郭頗少諸儲州軍多時義倉米隨冬苗輸納州倉一有饑饉人民難以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欲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米斛其水脚之需亦於米内量地里遠近消尅縣之於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不猶愈於閉為埃塵耗於雀鼠仍使斯民饑餓而死乎

一檢准令文州縣鎮寨歲於十月初差官抄檢内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後到者聽支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支至次年正月終止遇閏及本土收成早晚者官司相度給散時月日通給百五十日止

令江浙水田種麥不廣冬間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黄未接之時此為政者所宜究也

一熈寧初陳留知縣蘇涓言臣領幾邑請為文下倡戶五等自二石四㪷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

者耆爲輸納官爲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爲立法使新陳相登即詔行之既而王安石沮之遂不果行石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饉量口以給則民不乏矣此法向來福建亦行之若乃民間再自出米不若即義倉行之之爲善

一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㪷収五合即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令增㪷収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之然

義倉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始也縣倉於民猶近取後上三等戸皆令輸郡則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頒賚豈復還民故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令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諸鄉即民被實惠豈不勝於科抑賑糶之策乎

一慶元六年六月臣寮劄子言常平義倉國家專恃

以待賑救據諸路提舉司申户部數目常平錢七十餘萬緡義倉錢五十餘萬緡二司之米各幾二百萬石緣提舉主管略不經意徒存虚名二司遂爲虛設臣謂常平有糴本固當有錢義倉五十餘萬緡則誠非令典也穰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糴錢廷臣方且昌言而不怪習俗之移人如此

一賑濟之弊如麻抄劄之時里正乞覔强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胥吏

里正之所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也賑或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饑民自備餱粮數赴點集空手而歸困踏於風霜凛冽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令縣令宜每鄉委請一土户平時信義為鄉里推服官員一名為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擇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為監視每月送朱墨點心錢縣道委令監里正分團抄劄不許邀阻乞覔如有乞覔可徑於提督

官投狀申縣斷治如更抑遏可自於本縣或佐官廳陳訴當痛懲一二以勵其餘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則庶乎少革耳

一賑濟所以救饑民者多以支米為便不知支米最為重費樊倖又多不係沿流及産米去處般運極為費力往往夫脚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竊拌和之弊若是大荒年分穀米絶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米斛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物

價不湧不如支錢最省便更無偽濫之弊小民將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是一㪷米錢可買二㪷雜斛以三二升拌和菜茹煮以為食則是二㪷之糶斛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然恐官於支錢所委不得其人亦有減尅之弊不若錢米兼支實為兩利

勸分

熠曰民户有米得價糶錢何待官司之勸只縁官

司以户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檢點故人户憂恐藉以為名閉糴深藏以備不測其往還道路與無歷頭之人反無告糴之所推原其弊皆緣吏無策但欲認米之足數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圖觀美不知適以病民也臣居村落日觀其弊謂上户固所當勸自餘中下之家不必勸所謂上户者田畝之跨連阡陌蓄積之紅腐相因然今之鄉落所謂上户者亦不多矣中下之户凶荒之

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糶哉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出惟以不勸勸之則其米自出臣謂今莫若勸誘上戶及富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於豐熟去處販米豆各歸鄉里以濟小民結局日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共販或鄉人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糶販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則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勸分之要術更

宜斟酌而行之若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初非執一

一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賃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誠以饑荒之年人既闕米官復以認米責之則其勢頗逆惟俾之出錢各自運來其策為最

一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有無田而富之民有田而富者每歲輸官固藉苗利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至於無田而富者平時射利浸漁百姓緩急之際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饑民爲異時根本之地哉漢家重困商賈盖爲此耳今饑饉之年勸誘此曹使出錢糴販初非重困又況救荒乃暫時之役彼亦安得而辭

一淳熙間臣寮上言州縣荒政所謂勸分者蓋以豪

家富室儲積既多因而勸之賑發以惠窮民以濟鄉里此亦所當然臣訪聞去歲州縣勸諭賑糶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戸等高下科定數目俾之出備賑糶於是吏乘為姦多少任情至有人户名係上等家實貧窘至鬻田糶米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其餘乘日中之急濟其姦利縁此多受其害臣竊見朝廷重立賞格勸諭賑糶已是詳備所有用等則科糶理宜禁止臣愚欲望睿旨下諸路

漕臣嚴戒所部如有依前用等則科糴即許按劾仍許人户越訴重作施行𢢄得旨止行勸諭毋得科抑則聖意誠知科抑之弊擾民矣

一凶年糴粟以活百姓可謂惠而不費況所及者皆鄉曲鄰里可以結恩惠可以積陰德可以感召和氣而馴致豐稔可以使盜賊不作而長保富贍其於大姓亦有補矣倘使小民轉死溝壑流移他所大姓占田何暇自耕土地荒蕪必有所損況又有

甚於此者乎止緣閒有小民謂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却使大姓有怠於勸分之意此為縣令者所宜知而以此意曉諭可也

禁遏糴

煟曰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為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

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為之閉糴夫闕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者故丁丑詔諸路轉運司凡鄰郡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

一或者謂遏糴固非美名然聽他處之人恣行般運不加禁止本州本縣自至艱糴臣曰此見識狹陋之論也天下一家饑荒亦有路分令鄰郡以吾境

內豐稔而來告糴義所當恤此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糶販非惟可活吾境内之民又且可活鄰郡鄰路之饑民尚何艱糴之有脱使此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米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饑饉環視壁立無告糴之所則饑民必起而作亂以延旦夕之命此禍亂之尤速者也淳熙八年八月勅令歲間有旱傷州縣全藉鄰境或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米斛

已降指揮不得遏糴訪聞上流得熟州郡尚不能體認朝廷均一愛民之意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司各檢坐條法遍行所部州軍恪意奉行如敢違戾仰遂司覺察按劾尚或容蔽委御史臺彈奏小民聞官司有榜禁遏每遇外人糴米則數十為羣脅持取錢毆人傷損村民亦不敢擔米入市民間遂致闕食其令下詐起類如此

一檢會編勑諸興販斛㪷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

又條法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

免納脚力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

雖有舊例亦免觀此則知條勑不許遏糴明矣

不抑價

熠曰常平令文諸糶糴不得抑勒謂之不得抑勒

則米價隨時低昂官司不得禁抑可知也比年為

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籍定其價

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湧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内乏食上户之民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饑民手持其錢終日皇皇無告糴之所其不肯甘心就死者必起而為亂人情易於扇揺此莫大之患何者饑荒之年人雖賣妻鬻産以延旦夕之命亦所不顧若客販不來上户閉糴有饑死而已耳有刼掠而已耳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非惟舟車輻凑而上

戶亦恐後時爭先發廩而米價亦自低矣

一昔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㪷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凑價亦隨減包拯知廬州亦不限米價而賈至益多不日米賤此皆前賢已行之明驗

一臣在村落嘗見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

而外縣牙人在鄉村収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輒加禁遏止縁上司指揮不得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小民欲增錢糴於上户輒為小人脅持獨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於糴主謂之暗點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是以牙儈可糴而土民闕食令若不抑其價彼將由近而及遠矣安忍專糴於外邑人哉

一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亦不抑價大出陳廩每升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旣於小民大有所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贏餘況村落騰湧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檢旱

熠曰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令之守令專辦財賦貪豐熟之美名諱聞荒歉之事不受

災傷之狀責令里正伏熟為里正者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陪費不慮他日流離餓莩刼奪之禍良可嘆也

一在法陳訴旱傷之限至八月終止訴在限外不得受理昨來臣寮奏請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今旱有淺深得雨之處有早晚之不同乞寬期限得旨展半月臣寮申請乞以指揮到縣日為始

一淳熈元年孝宗御劄委帥臣監司令從實檢放不

得信憑保正伏熟時憲司揭榜許人户經本州陳狀别差官檢放時已十一月矣及帳目到户部户部以令文至八月終止出限者不合受理皆不為除放而人户恃憲司榜示不肯輸納鞭撻過多反為民害

一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令民間縱有被訴災傷縣道往往多不受理間有受理

去處又不及時差官檢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収割以就耕墾官司惟見民間収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不容檢収是時開場受納遂即舉催全苗貧民下户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於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流離轉徙棄墳墓而之四方矣

減租

熠曰謹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

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調絹也役
錢則庸直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
未有減免之文至於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
勺合之是計全未識古人用其一緩其二之意臣
纫讀畢仲衍元豐備對録記熈寧全盛時天下兩
稅錢五百五十餘萬緡頃年戸部侍郎劉邦翰上
奏天下經總制錢歲額二千萬緡而實到者亦千
萬緡夫斯錢者唐人除陌之類而其數乃倍於承

平時正賦且又東南之一隅民困極矣脫遇水旱是可不為寒心而思所以寬恤之哉

貸種

熠曰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不必責其償也人情易于貸而難于償征催不集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貸民種糧十萬斛屢經倚閣而官司督責不已貧民不能自償上憐而蠲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當以之貸民或曰

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為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糧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防其濫請之弊耳其所可憂者抄劄之際利未之及而擾先之若措置施行之得人此等皆不足為慮

恤農

熠曰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來官司之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

之浮食而緩於農民耕夫且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饑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採掘蕨根野葛以充飢腸豈不甚可憐哉臣謂令行抄劄之時自五家為甲遞相保委同其罪罰曰某人為游手某人為工某人為商某人為農而官之賑給以農為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遣使

熠曰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循行周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置使民間利害悉以上聞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缺者在於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飢餓官方窘匱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未必實惠及民而先被其擾者多矣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為方略責以

成效而施刑賞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

弛禁

熠曰古人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開榜示因而砍伐墳林大起爭競則弛澤梁之禁已為難行惟有場務邀阻米船此當禁約耳然比年場務課額稍重多藉

舟車雖令文米麥不許収税而場務别為名色號曰公使錢多端邀阻雖累降指揮諸處場務不得將客米船違法収税庶幾商賈興販然終未能革臣謂為監司太守莫若每遇凶荒去處相度饑年大小奏之朝廷乞權減場務課額一月或半月如此則少寛煎逼之弊自然不敢重困米船亦古人凶年弛禁之意況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

鬻爵

爝曰名器固不可濫然饑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之命權以濟事又何患焉謹按乾道七年八月勅節文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誘有米斛富室上户如有賑濟饑民今來立定格目補授名次今具下項

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 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

二千石進武校尉 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如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

四千石補承信郎 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

五千石

承節郎如進士補迪功郎 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仍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係選人循兩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 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陞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 勘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崇尚風誼即與進納事體不同三省同奉聖旨依擬定令帥臣

監司將勸誘到米斛依數著實置歷拘收委官賑
濟務令實惠及民仍開具出米人姓名并米數保
明申取朝廷指揮依入米立定賞格推恩出給付
身其賑糶之家依此減放推賞如有不實官吏重
作施行臣謂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不樂為只縁
入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畏令上下
若能懲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
無米矣或謂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其弊若何不

知鳳翔軍興用之無節今只饑荒地分數月計耳就豐熟即已之何濫之有

度僧

娟曰度牒換米蓋亦一時權宜所當行議者咸謂度牒廣行人丁喪失不知今日游民甚多而所謂童行者不可數計今日度牒一本度一人為僧而活有十人之命何憚而不為然平時所以不輕出者政為緩急之舉也淳熙九年勑勘會已降指揮

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為僧道之人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降指揮給到空名度牒一百道付紹興府每道許人户以米三百石請換慮恐米數稍多聖旨每道特與減五十石餘依已降指揮令乞依倣孝宗之法施行然須州郡相度申請可也

治盜

愲曰凶年飢歲民之不肯就死亡者必起而為盜

以延旦夕之命倘不禁戢則嘯聚猖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嘗聞乾道間饒郡大饑諸處嘯聚開廩刼奪者紛然時通守柴瑾封劔付諸縣曰敢為渠魁者斬之羣盜望風遯匿淳熙十五年德興饑荒民有剽掠道路者縣令曾渠赓得二人鎖項號令於地頭日給米一升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為盜

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此雖一時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捕蝗

熠曰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臣曰不然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爲姑得任之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

為方畧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為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食非惟蝗虫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臣謹按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㪷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麤色穀二升給價錢者作中等實直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按以聞即因穿掘打撲損

苗種者除其税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

則本朝之法尤為詳悉

和糴

熠前嘗論和糴之弊在於籍數定價不能因歲上

中下熟須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髙於時價一二

文以誘其來或難臣以此説不可行葢今民間無

錢若官司和糴增長米價則小民日下之患大為

不便臣曰不然和糴本榖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

耳若此處不熟米價騰湧又何於此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於豐熟去處其間止緣官司識見淺陋以得小利為己功糴買之官低價潲量以備交納之折交量之所飛斛弄斗以為乞索之端上下誅求遂致失時艱於及數將來計無所出必有配抑之患今誠能及時收之多寡相時水脚之費交量之弊抑價之說一切盡革又何患焉然臣之所深慮者在于官司知糴而不知糶夫積而不散非惟

化為埃塵虧折常平糴本而民間之米由是愈少矣此為政者所當致思然饑荒之年非獨收糴粳米而已凡粟豆蕎麥之類茍可以救民命者亦何所擇

存恤流民

㥙曰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為力遏其末則難為功若本處地分賦斂稍寬自然安土重遷誰肯移徙凡所以離鄉井去親戚棄墳墓皆非其所

得已也臣親見浙人流移過淮甸者始焉扶老攜幼接踵于道或轉死于溝壑者多矣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動於理固逆至於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臣謂令未流者固宜賑救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然富弼之法人罕得其詳臣今編録于末卷

勸種二麥

熶曰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即書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葢二麥以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力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之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令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時耳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令為政者於饑之年能捐粟推行補助之法此非徒救荒亦因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帽曰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然而其法有公有私何謂公曰支撥官廩借兑內庫如假軍儲以救民饑者是也何謂私曰勸人發廩勸人糶販勸誘商賈率錢販米歸鄉共濟鄉人者是也臣謹按淳熙九年常州無錫饑臣寮奏乞令提舉司速急於平江府通融支常平斗斛或借撥別邑米前去接續賑恤得旨於平江府朝廷樁管米內支三千石接續賑濟又乾道元年浙西被水臣寮言太平州蕪

湖見樁管常平米一十六萬石未有支使聖旨令臨安府於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措下差官押發人船前去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逐項樁管秋成収糴撥還此則孝宗誠知通融之術今日宜當舉行之

借貸內庫

熠曰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羡則侈心生李廸

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目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寛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間有仍歲凶歉去處而匱乏無策者可不斟酌多寡撥賜以為糴本耶

守臣到任預講救荒之政

㥦曰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今欲諸州守臣到任不以遠近限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為救荒之備及其他措置之策講求實惠斷然可行者不拘件數條具奏聞與斟酌可否行下責令本州守臣自守其說如任内設遇旱澇即檢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内委臺諫常切覺察臣謂救荒有賑

糶有賑濟有賑貸三者其名各不同而其用亦各
有體誠能識認其體則實惠及民矣今條陳於後

賑糶

此係用常平米其法在於平準市價黙消閉糶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等糶時本錢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然出糶之時亦須遍及鄉縣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蓄之米度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於有米去處循環糴

糶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規圖小利以為已能然
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乃可

賑濟

此係用義倉米其法當及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存
之人使無告者免於夭亡然亦不可止及城郭或米
不足則近來州縣有義倉錢當用此錢廣糶豆麥穀
粟之類同共賑給或散錢與之但抄劄之際須當革
弊臣親見徽州婺源村落賑濟里正先赴門抄劄每家覓錢無錢者不與抄名逮至官司散米皆陳腐

沙土不可食之物得不償失極為可恨然全在施行委選得人村落之間又各委本土公正有望為鄉閭所信服者不可信憑公人所舉須參寄居及土人賢者之論庶人望稍服仍先延見委諭之因察其人物不許子弟代名出官時以盃酒禮貌激動使樂為效命又須有術察其任私不職者略責一二以警其餘然此等設施非可一概論又在臨機應變也

賑貸

此係截留上供米或者省倉米或為朝廷乞封樁米

或於諸色倉廒權時那用一面申奏朝廷借內庫乞度牒糶米補還其法専及中等之户與夫農民耕夫之無力者既不取息其勢必償此真得以陳易新之術家計不過一石但支給之際戒有虛偽催索之時戒有搔擾交納之時戒有乞覔仍不得用小斗量出大斗交入須用収支斗斛一同又不得取民間頭子朱墨勘合抄紙等錢其間實係流亡或有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無収亦豈有責其必償哉此

乃官司一時救荒之舉縱有陪費失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報本為念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唐劉景先進救荒仙方

唐永寧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黄門侍郎劉景先上表云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此法聞京師米糧大貴飢死人民吾將此法令人服食即得不飢顏色充悅氣力加倍可以濟人之命臣聞之驚愕謂是狂言又云吾服此藥五年不食矣但依吾法貴賤皆服不問少長永可不飢臣

遂依法修製令家中兒女大小服之五箇月不食耳目聰明身輕體健氣力強壯臣家中七十餘口更不食別物惟飲水一卮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誅戮具方於後

四季用黑豆五㪷淘洗乾後蒸三遍去皮大麻子三㪷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用豆五升麻子三升作小料亦可

右先搗豆黄爲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豆黄令匀作圓子如拳頭大入甑内蒸過從昃著火至夜半

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至午時曬乾擣為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為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飢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服食令人強壯面色紅白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井水或研火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喫物用葵菜子碾為末煎湯冷服當下藥如金色但喫諸物並無所損

今具旱傷勅令格式下項

淳熈令

諸官私田災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若應訴月并次兩月過閏者各展半月訴在限外不得受理非時災傷者不拘月分自被災傷後限一月止其所訴狀縣録式曉示又具二本不得連名如未檢覆而改種者並量留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傷者聽

諸受訴災傷狀限當日量傷災多少以元狀差通判

或幕職官本州訖官即申轉運司差州給籍用印限一日起發

仍同令佐同詣田所躬親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

傷田改具所詣田所檢村及姓名應放分數注籍

每五日一申州其籍候檢畢繳申州州以狀對籍

點檢自往受訴狀復通限四十日具應放税租色

額外分數榜示元不曾布種者不在放限仍報縣

申州州自受狀及檢放畢申所屬監司檢察即檢

放有不當監司選差隣州官覆檢若非親檢次第照依州委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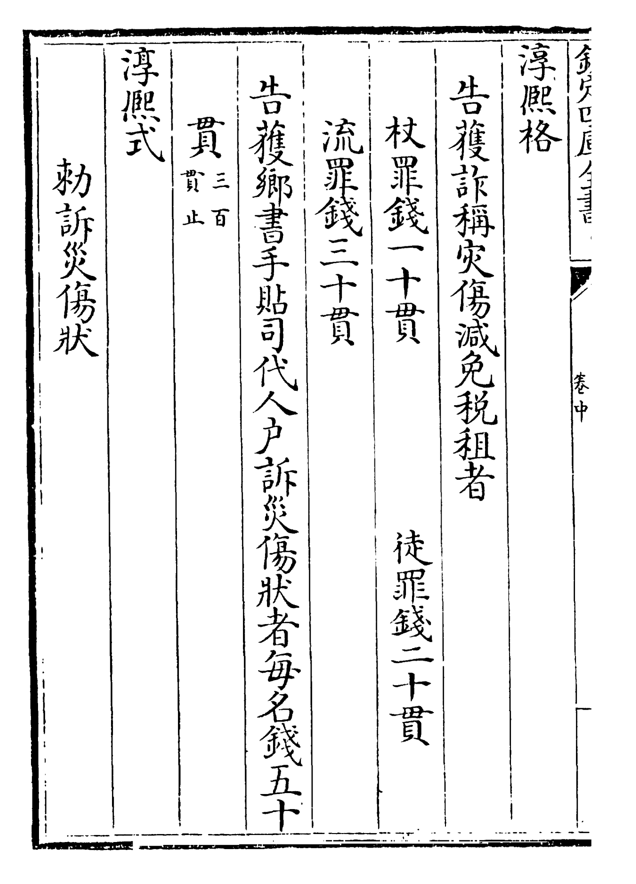
失檢察者提舉刑獄司覺察究治以上被差官不
許辭避
諸官私田災傷而訴狀多者令佐分受置籍具載以
稅租簿勘同受狀五日內繳申州本州限一日以
聞
諸訴災傷狀不依全式者即時籍記退換理元下狀
日月不得出違申州日限
淳熙勅

諸縣災傷應訴而過時不受狀或抑遏者徒二年州及監司不覺察者減三等

諸鄉書手貼司代人户訴災傷者各杖一百因而受乞財物贓重者坐贓論加一等許人告

諸州縣及被差檢覆災傷於令有違者杖一百檢放官不躬親徧詣田者以違制論

諸詐稱災傷減免稅租者論迴避詐匿不輸律許人告



淳熙格

告獲詐稱灾傷減免税租者

杖罪錢一十貫　徒罪錢二十貫

流罪錢三十貫

告獲鄉書手貼司代人户訴災傷狀者每名錢五十貫（三百貫止）

淳熙式

勑訴災傷狀

某縣某鄉村姓名今具本户災傷如後

一户内元管田若干頃畝某都計夏秋税若干

夏税某色若干　秋税某色若干

非已業田依此别為開析

一今種到夏或秋某色田若干頃計

某色若干田係旱傷損或損餘災傷處隨狀言之

某色若干田苗色見存如全損亦言災傷及見存田並每段開析

右所訴田段各立土埄牌子如經差官檢量却與今

狀不同先甘虚妄之罪復此額不詢謹狀年月日姓

名

檢覆災傷狀

檢覆官具位准某處牒帖據某鄉申人户被訴災傷某

等𦒿與本縣某官姓名詣所訴田段檢覆到合放税租

數取責村鄉又結罪保證狀入案如後

某縣據某人等若干户某月終以前兩縣以上各依此例

披訴狀為某色災傷如限外非時災傷則别具某日月至某月日投披訴

之非

正色共若干　合放每色若干　租課作正税

右件狀如前所檢覆只是權放某年夏或秋一料内租即無夾帶種時不敷及無狀披訴并不係灾傷妄破税租保明是實如後具同甘俟朝典謹具申某處

謹狀年月日依常式

淳熈令

諸承買官田宅納錢有限而遇灾傷本户放税及五

分者再展半年再遇者各准此

諸州雨雪過常或愆亢提舉常平司體量次第申尚書戶部

蟲蝗水旱州申監司各具施行次第以聞如本州隱蔽或所申不盡不實監司體訪奏聞

淳熙令

諸州縣豐熟災傷轉運司約分數奏聞其未收者監司知州不許預奏豐熟

救荒活民書卷中